

富有魅力的女人

才是真正的女人

朦胧夜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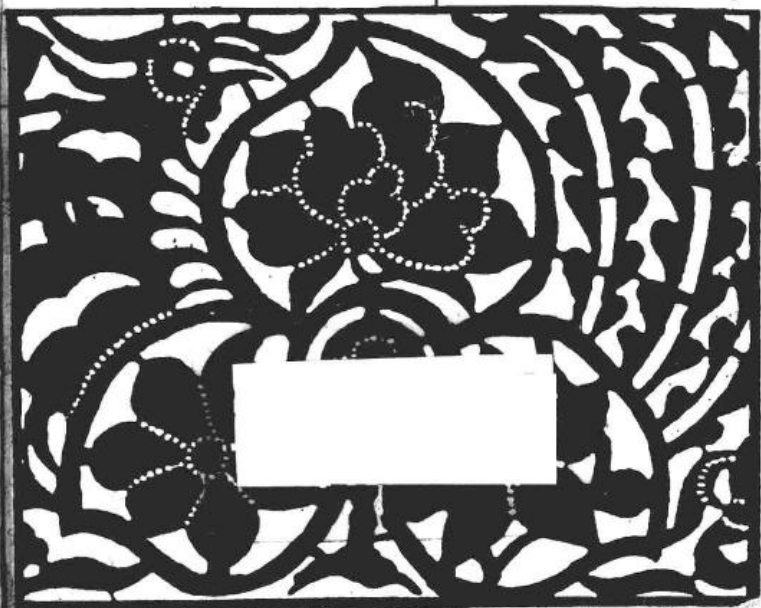
(香港) 岑凱

长征出版社

岑凯伦◎著

朦胧夜

长征出版社



(京)新登字 123 号

责任编辑:晓 波

装帧设计:佚 名

朦胧夜雨

(香港)岑凯伦 著

· 长征出版社出版发行
(北京市阜外大街 34 号)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4.5 印张 110 千字
1995 年 3 月第 1 版 199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 5000 本

ISBN7-80015-291-X/I·33

定价:3.80 元

内容简介

大富婆纪曼云有一个幸福的家：孝顺的儿子纪云飞，贤惠的儿媳夏芝青，他们和谐地生活着。

早年丧夫而今已是半老徐娘的曼云仍然渴望着男人的爱情。然而在一次与应召男郎麦大伟幽会之时，麦的另一个主顾娣娜却追踪而至，她与曼云纠缠撕打时心脏病发作昏厥致死。恐吓过度的曼云疯狂地驾车逃窜，途中又闯死了育幼院的老师胡小英。

一夜连出两条命案，曼云精神近乎崩溃。仁义的麦大伟挺身而出，揽下罪责；芝青亲赴警局作证，使麦免陷囹圄；与纪家有世仇的秦家小姐霜霜，利用记者身份，巧施计谋，探明了案情真相，正要实行报复时，突然……

朦胧夜雨

1

接近晚餐的时刻了，纪家座落在阳明山青山路上的大别墅里，散发出阵阵炒菜香。顺着偌大的花木扶疏的院落望进去，在厨房围着围裙忙得不可开交的，即是人人称羡的纪家少奶奶夏芝菁。

天气很热，芝菁额上的汗珠滴落着，她年轻美丽的脸即多了一份美梦，这么阔绰的人家，少奶奶却是要亲自下厨的。这大概也是外人想不到的。

她终于弄好了四菜一汤，什么是婆婆纪曼云最爱吃的，什么是老公纪云飞最爱吃的，什么是妹妹夏芝兰最爱吃的，她一样也没漏掉。

她走到客厅角，坐下来喘口气，闭上眼，等待门铃声。山区很安静，她也太累了，不到一会儿，她就睡着了……

客厅里那座法国古董挂钟嘀答响着……

芝菁睡得很安谧，她什么也没听见。然而这时候，有一个身穿黑雨衣，戴黑手套，头上戴着恐怖面罩的影子，突

出现在纪家的院道。并迈开那穿着黑色笨重雨鞋的脚，一步一步逼近……这个黑衣怪客看来恐怖而狰狞，他手上绞着准备好的一团尼龙绳，像是一个前来复仇的入侵者……

也就在同个时候，一辆黑色大宾士，驶向了纪家大宅，驾车的是纪家年轻的男主人，也就是夏芝菁的丈夫，纪云飞，旁边坐的是的母亲纪曼云。

她装扮人时而得体，浑身散发一股慑人的魅力。但她显然脾气并不好，这从她动不动就扬着眉，露出不耐的眼神，可以看出。

电铃响了。芝菁仓皇坐起，看着挂钟，没想到这一迷眼，就是半个钟头。

她边理头发边去开门。

“云飞，妈，你们回来啦！那我现在去炒豆芽正好！”她像在学校跟老师报告功课似的。

曼云没好气地：“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家炒豆芽？”

芝菁一愣。

云飞更是为了芝菁到现在仍然素着一张脸，蓬松着头发也一愣，他打量妻子：

“你忘了……芝菁，我们今天要去参加一个酒会。”

“酒会？……对啊！你是跟我提过……不是后天吗？”芝菁回忆着。

“不，是今天！”

“糟了！”芝菁自责而害怕地。

“没关系！去换件衣服！我们等你！”云飞搂搂她。

曼云即等不及发作起来：

“要等你等，今晚我可是半个主人，我迟到了，人家会怎么说啊？”说完她转头要走。

芝菁赶紧决定：“妈说的对，不要为我迟到误了事。”

云飞还犹豫，芝菁对他使个眼色，但反而更激怒曼云。曼云对着芝菁数落：

“我的少奶奶，你可真享福啊！今儿一整天，你又在家里做了什么白日梦。还是又写了什么诗？画了什么画？净想些不食人间烟火的事？”

“我……”芝菁惶恐地说不出话来。

“妈……”云飞无奈劝阻母亲。

但是曼云不理他，继续指着芝菁的头：“你这里面装的是豆腐脑还是豆腐渣呀？不是我这做婆婆的要唠叨你，芝菁，你现在也为人妻、为人母、为人媳，你还以为你自己是当年刚从教养院领养回来的小可怜吗？你还以为你只要傻愣愣睁着一双大眼，做出一副受气包的可怜相，大家就得无条件的同情你、原谅你吗？好歹你也是念过专科的，你不比你那个白痴妹妹……”

芝菁无言承受婆婆的数落，唯独听到白痴妹妹四个字，身上一震，云飞不忍但又没辙地：“……妈……好好的，干嘛又扯到芝兰呢？”

曼云也自觉发作得过了头，故作赌气状离去。云飞没有马上跟出去，他安慰妻子：

“别难过，妈这个人就是刀子口，豆腐心。”

“不怪，怪我自己没记性。”

“谁都别怪了，看你一头汗！”云飞四下打量一下，突然想起：“噢？芝兰呢？”

“一个下午都还没看见人影，大概在院子玩吧！”

这时候曼云来到院子。

她感到院子里一丛树之后，隐约有人影移动，她吓了一跳，站住脚：“谁？”曼云惊慌发出询问。

树丛后依稀有什么东西在动，她抚着胸口走过去，一只猫跳出去，她吓了一跳，定了定神，才往停放在门口的车子方向走去。

但她没有发现树丛另一角，一个戴着黑色面罩的人头，悄悄露出，煞是惊悚。

曼云径自走到车旁，打开车门，进入车内，掏出镜子整装，发现珍珠耳环跟红宝石项链不是很搭配。

“我应该配珍珠项链才对的！”曼云告诉自己。

于是她收起镜子，打开车门，往家里去。

院子里散漫一股诡异气氛。

这时树丛后，一双穿着男雨鞋、男雨衣的腿步出树丛，……双腿蹒跚移动，雨衣显然很大，宽松的袖外露出一截尼龙绳，神秘人双手绞动着尼龙绳，往那部宾士车走去，他打开车门，坐进去。

曼云匆忙入房，打开梳妆台的手饰盒，翻了半天，没见到珍珠项链，心里纳闷。

“我明明放在这儿的。”她回忆着。

她接着打开右抽屉，翻了一会儿，仍无所获。

“奇怪，难道家里有贼啊？”她很懊恼。

她又打开左抽屉，冷不防被放在正中央一只可怕的面具吓得尖叫不已。

正在客厅安慰妻子的云飞，这时听见曼云在楼上的尖叫。

“是妈。”

夫妻俩连忙冲到楼上。

曼云歇斯底里地持续尖叫着。

云飞抱住母亲：

“怎么了？妈？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曼云喘息指着抽屉。

芝菁看到了那只恐怖的面具，她拿了出来，她已预先想到是怎么回事，她无助而惶惑地望着云飞。

云飞望着芝菁，也无奈地：“一定又是芝兰……”

曼云歇斯底里地：“去把那个小白痴给我叫来！”

芝菁呆拿着面具不知所措。

“去啊！”曼云厉声对芝菁。

芝菁一震，哆嗦着：

“我……我一个上午也在找她，到……到处找不到……我这就去找……芝兰……”

她唤着芝兰下楼。

云飞挡住妻子：

“算了！她大概知道自己闯了祸，又躲起来了！”

曼云又发作起来：“躲起来就算了吗？”

“妈，您还不了解芝兰吗？你越要找她，她越害怕，越害怕，她就越躲，等晚上回来再慢慢教她吧！我们再不走，真的要迟到了。”云飞耐心地。

“走走走！找不到我的珍珠项链我怎么走啊？”

曼云边说边又一阵翻找，但也没有耐心了，于是放弃寻找。

“算了！算了！用不着那么讲究了，将就是这条戴吧！”

芝菁、云飞如释重负。

三人一齐来到院子。

云飞帮母亲开车门。

曼云入内坐好，拿出镜子补妆。

芝菁在外面恭送。

曼云显然心情好多了。

云飞边发动车子，边开母亲玩笑：“够美了！妈！”

“真是的，连老妈豆腐也要吃！”

“妈再见！”芝菁微笑对曼云。

曼云嗯了一声。

云飞正把车开出，突然冷不防地，曼云后座藏匿的神秘人这时突然飞出来，并用尼龙绳从后紧紧勒住她的脖子。

曼云先是尖叫，云飞也吓坏了，紧急煞车，帮忙母亲对付后座的神秘客。

正要回去的芝菁听见尖叫，又发现车子打了几转停住，忙过来。

车内一团混乱，神秘客终于被云飞制住。

云飞不敢置信：“芝兰……”

芝菁也呆住了：“妹妹……”

曼云晕过去了。

芝兰好象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似的，她惶惑的咬着指头。

医生来给曼云开了镇静剂，告辞离去。

曼云仍半昏沈，呻吟着。云飞跟芝菁心情沉重的陪在一旁。

曼云似乎为恶梦所苦。

“有鬼啊！有色魔，有抢匪……”她发出惊恐的大叫。

云飞按住母亲：“妈，不是鬼，不是色魔，也不是抢匪，是……是芝兰……”

曼云愣了一下，望过去，芝兰站在前面角落，一脸无辜状。

芝菁急对妹妹：“你还站在那儿干嘛？还不赶紧过来赔罪？”

“哦！”

芝兰傻愣愣走向曼云。

“芝兰给太太磕头……哦！磕响头……一个头，两个头，三个头，五个头……”

芝兰真的磕起来了。

云飞上前拉她起来：“别磕了，别磕了，你磕得我们大家头都大了。”

芝兰仍坚持继续磕：“不磕头太太会生气的！芝兰一定要磕，一定要！十个头、九个头、两个头……噢？”她算不出来：

“怎么越磕头越少啊？”她笨拙的屈着指头算。

曼云快疯了：“把她带出去，要不然，疯的不是她，是我！”

“太太你不要生气，我是跟你玩啊！”芝兰天真地站起来。

“玩？我的小祖宗，你知不知道，我这条老命差点就让你玩完？”

芝菁为难了一会儿，终于开口：

“妈，芝兰绝对不是存心要吓你，我刚刚问过她了，那套旧雨衣、旧雨鞋是隔壁林家的司机老王丢在后院门口，她捡回来的，至于她为什么会躲进车子里，她说……她说是因为昨晚上看电视，有人这么演。”

芝兰不知自己闯了大祸，听到这里，兴奋接口，不知死活地解释：“对对对对对！太太……我在跟你演电视啊！真的。我演电视……”

曼云快昏了：“天啊！你跟我演电视？你为什么干脆把我杀了？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芝菁，你先带芝兰出去……让妈休息一下。”云飞对妻子使眼色。

芝菁点头，去拉妹妹。

“走！跟我下楼去。”

“不要嘛！我要陪太太，太太生气了，不能不管啊！我要唱小毛驴给太太听！”芝兰天真地。

“天啊！千万别让她唱！”曼云仿佛如临大敌。

芝菁这才是感觉事情真的大条了：“太太真的生气了！”她咕哝着。

“走！姐姐有话跟你说！”

芝兰带点防备地：

“不骂我？”芝菁摇头。

“不打我？”芝菁摇头。

芝兰放心跟芝菁走了。

曼云见二人走了，忍不住长叹一口气。

“这还像个家吗？这简直是疯人院，我纪曼云造了什么孽！领养了一个小可怜跟一个小白痴，结果小可怜变成我的媳妇，小白痴变成我的定时炸弹，我纪曼云做事怎么会有这种报应呢？”

云飞沉默一会儿才开口：“都已经是一家人了，妈，您又何必再说这种话呢？您这么说，不是存心让做儿子的为难吗？”

“一家人？我纪曼云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，才会跟她们变成一家人！十年前，我真不该妇人之仁，把她们姐妹俩从教养院领回来，我更不该同意你娶了芝菁这个小可怜，更不该答应让芝菁那个小白痴像颗定时炸弹似的留在家里。这十年来，我真是受够了。”

曼云说到伤心处，哭起来。

云飞似也有所感，拿出手帕给母亲擦泪：

“都受了十年了，难道还有什么不能受的呢？妈……我知道您心地好，发泄过就算了。好了嘛！别生气。”

“哼！”曼云背过脸不理儿子，自己仍使劲擦眼泪。

“别再擦了，再擦，把粉都擦掉了。”

“擦掉怎么着？难道做儿子的还嫌妈难看啊？”

“我只担心您太年轻，人家把我们当姐弟。”

曼云破涕为笑。

“你还真爱吃老妈的豆腐。”

风和日丽的晴朗午后。云飞开车带芝菁、芝兰出去野餐，大家显然很开心。云飞给姊妹俩照相。

芝兰不过瘾：

“我还要照漂漂……”

云飞笑：“好！再帮你照一张漂漂……”想了想，摘了朵花插在芝兰发际，“来！”

卡嚓一声，芝兰笑得好甜。

芝菁对丈夫的温文体贴很感动，尤其见他无怨尤的照顾芝兰。

“姐姐，那边有多多花花哦！我知道，那是苹果花、喇叭花、茉莉花、芭乐花、三八花……”

芝兰边说边跑向花丛去。

芝兰回头：“我玩一下下就回来。”

“真的一下下哦！”芝菁见芝兰去远了，才歉意对云飞：“前天都是我跟芝兰不好，害得你跟妈没去成那个酒会。”

“不过是普通应酬，没什么要紧！”

“……我常想……如果当初你妈没有领养我们姐妹，如果

……后来，我们两个没有结婚——”

“为什么老要谈如果的事呢？”

“如果你娶的是一个正常的、能干的女孩子，那她不但能在事业上帮你很多忙，她也不会带着一个白痴妹妹拖累你一辈子。”

“你怎么能用‘白痴’这个字来形容芝兰呢？”云飞握住妻子之手，难过而激动。

芝菁似乎更激动、难过：“大家不都是这么形容吗？妈也是这样……”

“但是我们不能啊！……芝菁，答应我，永远要怀有希望，即是别人都放弃了，你也不能……”

芝菁流下辛酸的泪。

“……可是……你也看到的……不管我怎么教她，不管我多么努力……不管我花费多少心血……她一直是这样……我担心……她永远好不了……”

“不管她好得了，好不了，甚至她变得更糟，她永远还是这个家一分子。记着！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啊！”

“可是……永远是多久呢？”

这时云飞的移动电话响了。

是公司的黄秘书打来的，他不得不回去谈一樁生意。

“公司有事，我不陪你们了！”云飞歉意地。

“你忙你的吧！”芝菁谅解地一笑。

“开心一点”！云飞亲了芝菁一下，走了。

花树丛中，芝兰在嬉戏，并且自言自语咕嘟着：

“玫瑰跟茉莉说哈罗，茉莉跟芭乐说……快乐得不得了！”

芝兰边学着电视上的扭唱，边开心的发出欢呼。

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，芝兰真希望今天用不着回家。她不晓得离她不远的地方，有一场凶杀案正要进行。

芝菁躲在草地上，闭着眼晒太阳一会儿太阳。她休息了一会儿，坐起来，拿出望远镜看风景。

她看见芝兰玩得开心，她也忍不住笑了。

她又四处从镜尖里望着，镜头转到一处，她的笑消失了。而且受到了很大震撼。

她看见另一角树丛有一男一女在争执，女的这时拿出一把刀来，已刺向男的，男的在闪躲。

芝菁大惊，危机意识袭来，因为芝兰就在那对男女附近。

她连忙收拾东西，奔去找芝兰。

“走！快走！”她不由分说就拖芝兰走。

“不要嘛！”

芝兰玩得还未尽兴，不想走，但芝菁态度严肃，只好跟着。

她们途经那一对男女争执处，芝兰见女人拿刀刺向男的，不由傻愣大叫：

“杀人啦！杀人啦！”

芝菁忙捂住妹妹嘴，怕被那一对男女发现，连忙躲在假山底下。